

包子衍与《鲁迅日记》

怀念老包

顽强、坚韧而又真诚的人——怀念子衍兄

包子衍纪念集

满含热泪怀故人

深秋雨夜忆子衍

记子衍

为了「忘却」纪念

忆包子衍老师

包子衍值得纪念

道路崎岖 意志坚

痛哉，夫我

纪念包子衍先生

BAO ZI YAN JI NIAN JI BAO ZI YAN JI NIAN JI BAO ZI
BAO ZI YAN JI NIAN JI BAO ZI YAN JI NIAN JI E

在荆棘丛中跋涉的人

忆学友

《包子衍纪念集》编辑委员会 编

遥寄思念

良师益友



包子衍先生遗像



◀童年的包子衍。



▲大学时代的包子衍(1957. 10)



◀60年代的包子衍



▲包子衍在第一届雪峰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左起包子衍、陈早春、冯夏熊、朱正、冯夏森(1983.5)



▲包子衍在第一届雪峰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左三起包子衍、黄源、楼适夷、王仰晨、郑育之。



▲包子衍在鲁迅定居上海 60 周年学术讨论会上(1986. 10)



▲包子衍生前最后一张照片。1990 年 4 月 14 日在上海大华医院。

目 录

第一辑

- 记子衍…………… 楼适夷(1)
- 挽包子衍同志…………… 李霁野(4)
- 包子衍值得纪念…………… 黄 源(5)
- 包子衍与《鲁迅日记》…………… 林 辰(8)
- 理不完的哀思
- 子衍周年祭…………… 孙思白(12)
- 孙昌熙先生给编者的信…………… 孙昌熙(20)
- 子衍,你走得太早了…………… 田仲济(23)
- 道路崎岖 意志坚强
- 忆挚友子衍…………… 张伯海(26)
- “第一要他多”
- 怀念子衍兄…………… 王仰晨(31)
- 忆子衍…………… 乔幼梅(36)
- 悼子衍…………… 张 梁(42)
- “同窗四年,形影相连”
- 忆子衍在山大学学习的四年…………… 章振华(49)
- 满含热泪怀故人…………… 李道锦(55)
- 深秋雨夜忆子衍…………… 张 杰(60)
- 艰苦卓绝 锲而不舍
- 忆子衍君在济南三中的日子…………… 高云和等(68)
- 漫忆包子衍…………… 陈早春(72)
- 忆老包…………… 朱 正(78)

| | |
|----------------------|----------|
| 怀念包子衍同志 | 李文兵(82) |
| 我的记念 | |
| ——忆子衍兄 | 徐斯年(86) |
| 在荆棘丛中跋涉的人 | |
| ——写在子衍兄逝世周年的时候 | 陈漱渝(91) |
| 悼子衍兄 | 马蹄疾(97) |
| 怀念子衍同志 | 孙玉石(101) |
| 顽强、坚韧而又真诚的人 | |
| ——怀念子衍兄 | 韩之友(105) |
| 忆老包 | 虞积华(111) |
| 哭包子衍 | 劳茵(116) |
| 悼子衍(七绝二首) | 王尔龄(117) |
| 悼子衍 | 潘頌德(119) |
| 包子衍！您不该走 | 王贻唐(123) |
| 痛哉！失我良师益友 | 王锡荣(127) |
| 为了“忘却”的记念 | |
| ——忆包子衍老师 | 袁绍发(131) |
| 怀念老包 | 陈福康(138) |
| 纪念包子衍先生 | 钦鸿(144) |
| 他去的地方不会寂寞 | 王周生(149) |
| 他随鲁迅而去 | |
| ——怀念包子衍先生 | 谷梁(154) |
| 我知道，您有…… | |
| ——怀念包子衍老师 | 魏新民(156) |
| 无尽的思念 | 桂祖琦(159) |
| 痛失子衍 | 林致芬(162) |
| 请衍弟安息 | 包大昌(163) |
| 忆子衍 | 桂祖光(164) |
| 遥寄思念 | 郑蕊(166) |

第二辑

| | |
|-----------------------------|----------|
| 包子衍同志追悼会悼词(1990.7.9.) | (169) |
| 深切悼念包子衍同志 | |
| ——在包子衍追悼会上的发言 | 丁景唐(171) |
| 在包子衍追悼会上的发言 | 王自立(173) |
| 在包子衍追悼会上的发言 | 王锡荣(174) |
| 答谢词 | 包 漪(176) |
| 唁电、唁函、挽联、挽诗录 | (178) |
| 包子衍追悼会献花篮、花圈者名录 | (196) |
| 包子衍追悼会出席者签名录 | (198) |
| 鸣谢 | 桂祖琦(199) |
| 编后记 | 编 者(200) |

记子衍

楼适夷

雪峰晚年有一些忘年交，他去世后有的成了我知心的小友，包子衍是其中的一人。

大家叫他“老包”，但在我看起来五十多岁的朋友都只是中年人。那些朋友，都有不凡的经历，劳改的劳改，“右派”的“右派”。那时老包大概已是摘去了帽子的“分子”，分配异地当一名中学的教师，是热情、诚挚、谨严的鲁迅研究者。原在上海工作，年轻的知识分子，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而敢想敢说，热烈响应号召，帮党整风，“忠而获咎”，“扩上了”莫须有的罪名，爱之成了反之，被“错”戴了帽子，放逐充军，后来当上了一名异地的教师，长期与在上海的家庭过着艰难的两地生活。

没完没了的两地生活，当过了“分子”，名入别册，遭到人生难堪的肉体与精神的创伤，便以鲁迅著作的研究作为自己生存下去的精神支持，成为研究《鲁迅日记》的专家。为此把当时同在“别册”、遭劫受难的雪峰当成自己的老师，敢然主动订交联系，还自费来京面谒受教。雪峰那小院子的暗室招待不了一位客人，只请他每天上家共饭。

为着赶上鲁迅诞辰百年编辑《全集》的新版，出版社负责鲁编室的同志，主要受雪峰的推荐，在各地借调了一批诚挚的研攻

鲁迅的优秀学者，集中在编辑室里，一时鲁编室成了人丁兴旺、无日无夜进行工作的中心，办公大楼灯光彻夜的屋子，就是这些年轻人热火朝天的地方。为了一句话，一条注解，可以唇枪舌剑，通宵争论。大家围坐一室，各人面前一只“小棺材”（卡片箱），亮出各自平日积累的资料卡，人家都以为他们在打扑克。参加这段工作的同志，人人回忆起来都视为自己投身工作后这是最愉快的日子。

我自经落实，已是七十多岁的老朽，再也享受不到这种愉快的工作。编辑室主持人总是把每次印出来的《征求意见注释稿》送来让我参加些意见，有时座谈讨论，也有参加的机会，老包这些人，就在那时相识了。这些都是中年人，正是我们国家各项实际具体工作的脊梁骨，繁重的业务，菲薄的待遇，无名无利，还有一家老小，上下负担，过着最清苦、最紧张的生活。

老包那时还在过孤苦的两地生活，清瘦、孱弱、开朗的性格，饱满的精神，拚命地抽着廉价纸烟，把自己献给鲁编的工作。一见如故，成了新的忘年交。我自觉对他无所帮助，他却尊老，爱老，处处体贴老人的生活与心情。离社调沪，虽身处两地，还经常通候，有机会在京沪相见，更有一点想学外国办法互相拥抱的心情。他在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接受研究三十年代文学的任务，奔走南北，遍访“遗老”，翻遍图书馆收藏的书刊和报纸。

1984年我在上海呆了几个月，他和同事袁绍发同志成了我每周的常客。我自问在伟大时代中只是一个小卒，很不爱谈论自己的过去，觉得比之许多友人，是不值得挂齿的。可对老包成了例外，以为他要多搜内部参考，便约定定时长谈。没想到他和小袁两人化了许多时间根据录音反复整理出了数万字的一部“生平经历”，请我审阅。我东聊西扯，名为作家，谈不出什么应有的作品，再三婉请，阻止了他们的发表。别的访问录一一面世，唯有我这一篇至今还躺在自己的抽斗，白白化费了他们的宝贵的劳动，还不知如何处理。而老包却成了古人了。

年来有一个时期没有通讯，听说病了。我自己一个老病号，老而不死，年纪轻轻的，病算什么，正盼望他康复的喜讯，连郑重的探问也竟然疏忽，这噩耗更大大地加重了我的震动。子衍，你正大有可为，竟如此飘然而行了吗？

有一位亲戚专函寄我一张长寿方，说献方的人本人已经140岁，他的儿孙，也都上了百龄，长期服用，定必长寿。好意足感，可我八十多岁了，同辈寥落，身亦轻尘，接到的讣告已都是比我年轻的友人，白发人送黑发人，这况味挺不好受，要活那么长寿干吗？据一个重要科研机关的统计，一年中故世的科学工作者，中年人的比例正在逐步超越老学者。老人德高望重，受敬受尊，我庆祝他们长寿。可最年轻的一代耽误了十年，还接不上班，文化科学，经济建设，所有重担子全落在他们的肩头，无名无利，更无地位，尊重、爱护，仅为文字口头的舆论。闻子衍之死，不禁浮想联翩，作为老年人的心是痛的。当然我不是具体指的一个人，据子衍生前来信的告知，长期医疗、先进的医学技术都蒙组织上一一照料，得平生未有的厚遇。可是想到他那满口被纸烟熏黑了的口齿，又不免联想到二十二年另册的恩惠。

子衍，你静静地安息吧。

挽包子衍同志

李霁野

鞠躬尽瘁勤钻研，
廿载访谈鲁迅缘。
方期硕果荐贤哲，
痛悼英魂上九天。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日

包子衍值得纪念

黄 源

月，加

包夫人要编书，我非常赞成，包子衍没什么钱，大家帮忙，我非常赞成。

对包子衍同志，我前年开刀后，都没什么来往，他有病我都不知道。我到他家去过的，他的夫人我也认识的。

提起这事，我想起包子衍同志曾给我许多信的，我也有不少信给包子衍。我曾告诉儿子整理出来，我都保存的，你可问包夫人，我的信在他那里也不少。可以整理出来发表，我同包子衍的交往在这些书信中可以了解不少。

我与包最初见面在何时已想不起，我很想用这些信写点回忆。

包子衍的特点，他被打成右派后，就埋头研读鲁迅，从而与冯雪峰发生联系。当时他们编《鲁迅全集》，其中许多与鲁迅来往的人物，当时雪峰与孙用搞过一个材料，面很广，包子衍也注意这部分工作，这是能理解的，他又是在山东的乡下，条件非常困难，鲁迅是联系面十分广的，以冯、孙在北京搞都非常吃力，何况他。我看过冯孙的原稿，知道其中艰辛。包子衍后来去北京，帮助搞全集，也是这部分工作，现这部分已放入全集，这是非常艰巨的劳动，是无名无利的工作，我就是在这时期同他认识的。后来文学出版社借调他到京，从此与鲁研界联系更密切，工作勤奋，

他集中精力搞一这艰巨的工作。在鲁研界、鲁编室，大家都了解他的，他的精神在对人关系上也显示出来。他认识我以后，经常帮助我做很多琐事，照顾得无微不至。他总是无偿地为我们服务。

以后他在上海。我一到上海，他除了办公外，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照顾我，我买东西他陪我去，我发言他做记录，虽然他年纪也已五十多，但有事我托他，他总是很快解决了，显示出真诚的无私的帮助人，他只是觉得，应当全心全意为搞好鲁研而工作，他在工作中全力以赴，对人无私帮助。这二者是一致的。他搞鲁研并不是为名为利。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北京开会，路过上海，上海有一部稿子，要带去北京，我写信托他，时间非常紧迫的。这封信写得太迟，以至他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没赶上，他很抱歉。

我是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他给我整理在学会的发言稿，后来没发表，他做这些工作都是在“右派”时做的，他每天大半夜在工作，白天照样忙。所以他照顾家人也比较吃力。

现在这书正在编，我希望能把我的资料放进去。

包子衍被打成“右派”，他夫人也被打成“右派”，故家里极困难。后来他到近代史所也工作过，我同他谈过多次话，他告诉我搞近代史去，我说，这与搞鲁研是有矛盾，但也有益处，因为那是背景，鲁迅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既继承了传统，又起来创新。他表示很理解我的意见。从另一方面说，也是没办法的，他搞那个工作也很认真，后来的《中华民国史》中还有一章是他写的。

他每次来杭州，总要来我家谈谈。我每次去上海，他也总要看我。

还有一事，他在上海社科院搞声像资料，他也同我谈过，我很赞成。这是抢救性质的，但他们所经济力量不足，所以没能搞下去，但他抓这项工作是很有意义的，一失时机就无法补救了。他眼光很远，因为搞历史的，知道过了时机就没有了，活材料是必

须抓紧时机的。这也是根据时代要求的。他并非为自己树功立绩，他过世才 56 岁。听说他死前很痛苦，自述有鲁迅死前同样的浑身难受，这是显然因为他感到还有许多事要做，而身体又是这样，生理同心理的极度矛盾，使他痛苦不堪。我知道当时鲁迅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很理解包子衍彼时的心境。

他的病生了两年，都一次也没同我说起过，所以我一点也不知道。他的病后来转移入骨，骨头就疏松了，一不小心，骨头就自己断了。后期说话失声。

最初，好像还没什么。动了手术，一年里一直休息，一年过后，情况就恶化了。跟第一次查出毛病，差不多正好两年。但他为了怕我为他担心，所以来信也不说，近两年我也没去上海，去年夏天，我想起，好像很久没有包子衍的来信了，忽然传来噩耗，说是逝世了。

他存世有《〈鲁迅日记〉札记》，编《回忆雪峰》，《雪峰年谱》。另外有一部《〈鲁迅日记〉类编》，有 70 万字，完稿多年，至今尚未能付梓，甚为可惜。

鲁迅研究之外，他还大力研究冯雪峰，他从冯雪峰身上感受到鲁迅先生的精神。

包子衍与《鲁迅日记》

林 辰

鲁迅先生大约在青年时代就开始写日记，至少在某一特定时期曾经写过，如在东渡日本留学途中，就写有日记《扶桑记行》。可惜这篇记行和其他可能有的日记，都没有保留下来。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只是他在1912年5月至1921年、1923年至1936年10月这二十四年间的日记。这些日记手稿，历经风雨，在鲁迅逝世十五年之后，1951年3月，由原出版总署鲁迅著作编刊社交付上海出版公司用橡皮版影印，第一次公开问世。以后，又有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和1976年的两次铅字排印本，它才逐渐走向一般读者的案头。影印本依据手稿，原无句读；1959年铅印本，加了标点；76年本重新断句、标点，并于书后新加上《人名索引》和《人名首字检字表》，较59年本有所提高。但这三种版本，都是白文本，没有注释，而注释是读者所急需的。冯雪峰同志在影印本的《出版说明》中就这样说过：“至于进一步的关于日记内容的索隐和注释，这在研究鲁迅的生平上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却远非我们的能力所能做到；我们希望今后经过长时间的研究，一步一步地来实现。”此后鲁迅著作编刊社曾经做过一些调查研究，积累了一些资料，但还无力着手进行索隐和注释的工作。直到十六卷本《鲁迅全集》出版，这个愿望才由《日记》注释组的同志们实现了。《全集》第十四、十五两卷为

《日记》，在这两卷的注释工作中，用力最勤、成绩卓著的，是平素对《日记》有精深研究的包子衍同志。

子衍是从六十年代初期开始研究《鲁迅日记》的。据他自述，那些年代他在济南第三中学教书，课余研习《日记》，精读之外，还自筹经费，奔走于各地图书馆和有关人士之门，对其中所记的一些人和事以及书籍等等，进行查访，日积月累，卡片盈箱，并已初步完成了《〈鲁迅日记〉类编》的工作。1974年7月，他到北京访问冯雪峰，就带了“两旅行包稿本”去，可见在这之前，他那部《类编》已基本编成了。后此数年，他仍留居济南，在逆境中，努力不懈，默默地陆续写出了一系列关于《鲁迅日记》的专文。《〈鲁迅日记〉札记》一书所收文章，绝大多数都是那两三年间写成的。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借调子衍来京参加新版《鲁迅全集》日记部分的注释工作，他大概就在这年春末来到北京，开始了以后两年多的新的生活。这对子衍是一个难得的大展鸿才、发挥专长的宝贵时机。

《鲁迅日记》研究，是一个艰难的课题，我们现在还很少看到这方面的成果。很多人喜欢看越缙堂、湘绮楼那一类的日记，因为“上自朝章，中至学问，下迄相骂，都记录在那面。”然而鲁迅的日记不是这样，它“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读来不会像李慈铭等人日记那样的有趣。但对于一个鲁迅著作的真诚的读者，尤其对有志于研究鲁迅的人来说，它却是取之不尽的宝藏，应该认真加以研究。子衍就是《鲁迅日记》研究园地里一位主要的开拓者。积二十年之研究，他认为这部《日记》是鲁迅“战斗经历的光辉记录”，从中可以窥见这位革命文豪长时间中怎样抨击腐恶，战取光明，辛勤著译，培育青年，文字简单而涵义丰富，从一句话可以寻绎出一件重要的事来。纵使是关于“宴饮”的一些记载，也每每别有内涵，并非世俗的酬酢，酒筵茶座，“也是战场”。他又以《日记》为主线，对《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朝花夕拾》、《中国小说史略》、《伪自由书》和《死魂灵》等书的写作过程、出版情况、外文译本、人物原型以至史料钩沈等等，进行了条理、考证和论述。他大量征引日记，运用